

# “共享精神”视角下的村庄空间修复研究

## ——以厦门港头村为例

叶茂乐

(厦门大学嘉庚学院,福建龙海 363105)

**摘要:**文章对村庄空间的修复形式进行研究,总结和剖析了村庄现状与存在的问题,挖掘村庄空间修复的动力机制,通过解析“共享精神”的概念和具体表现形式,分析其在促进村庄空间修复方面的重要作用和典型特征。研究表明,以大学城建设、区位、商业服务和村民主动发展意识为动力,合理引入“共享精神”,让村庄与外部发展从抵触走向共享,内部形成村庄共建意识,构建共享文化,达到空间共享效果,最终完成村庄空间修复的目的。

**关键词:**空间修复;共享精神;主动发展

[中图分类号] TU984

[文献标识码] A

## Research on the Restoration of Village Spa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haring Spirit”

——A Case of Xiamen Gangtou Village

Ye Maole

(Xiamen University Tan Kah Kee College, Longhai Fujian 363105, China)

**Abstract:** By studying the restoration form of village space, the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village, excavates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village space restoration, and analyzes the important role and typic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village space restoration by analyzing the concept and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sharing spirit”. Research shows that, it is important to properly introduce sharing spirit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town, location, business services and using the villager's consciousness of active development as motivations to form inner co-construction consciousness of the villages, build a shared culture, achieve sharing space effect, and we could eventually reach the purpose of village restorations.

**Key words:** space restoration; sharing spirit; active development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部分指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强调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sup>[1]</sup>。

在共享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以共享交通、共享设施、共享生活用品等为代表的共享经济,正按照大众常规生活需求,探寻和形成新的经济运行模式<sup>[2]</sup>。在“共享精神”传播和指引下,共享的概念不断融入各行各业和产业结构内部,从城市空间的共享到办公空间的共享,以及利用“共享精神”来指导村庄空间的修复,与之相对应不断推进共享经济的多元实践。

### 1 村庄空间

#### 1.1 村庄空间的组合

村庄空间的功能形式在人类发展不同时期形成

**基金项目:**福建省哲学社科规划项目(FJ2016C137);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项目(2016-R2-051)。

**作者简介:**叶茂乐(1985-),男,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城市存量空间更新。

了各异的表象特征,初期基本上是生活与生产功能内容的结合。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村庄空间形式的演变,其表现内容主要有商业服务、旅游观光等功能与生活生产功能的组合。科学合理的功能组合能为村民生活提供便利,提高生产的效率,增强空间的内在活力,有利于提升公共生活品质,形成良好的邻里关系,同时对村庄土地的集约利用和合理布局也具有积极意义。相反,空间在组合过程中没有得到有效的使用和分布,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如环境卫生问题、消防安全隐患等。因此,深化对村庄空间的组合特征研究,优化空间组合方法,有助于促进乡村业态特色、空间特色和人文特色的形成。

#### 1.2 村庄空间的修复

当前,人工对村庄发展的干预指数越来越高,区域人口流动加剧,村庄的居住人群和使用空间的复杂性增加。村庄肌理,特别是城郊村庄空间的完整性正遭到破坏而走向碎化<sup>[3]</sup>。因此,对村庄商业空间、游憩空间、生活空间和生产空间进行修复势在必行,将物质空间的修复与精神意识形态进行融合,力求通过空间修复的方式推动乡村振兴。



图1 区位关系(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2 商业空间形态(图片来源:作者自摄)



图3 建筑层数分析(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图4 传统风貌建筑(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2 厦门市港头村空间发展态势及面临的问题

### 2.1 港头村概况

港头村属厦门市后溪镇所辖,位于集美区中心区北约6公里处,通过孙坂南路和同集路与城区相连。村庄西侧紧邻厦门软件学院,周边主要高校有:厦门理工学院、厦门工学院、厦门软件学院<sup>[4]</sup>(见图1)。村庄现状:户籍人口1452人,415户,村庄2015年、2016年、2017年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9498元、21142元、22893元,呈现逐年上升趋势。村民主要经济收入来源以外务工、外出经商、自办企业为主。沿孙坂南路两侧主要以生活商业服务类产业为主,形式为上居下店、产居结合(见图2)。

新建和翻改的村民建筑层数多以3~5层为主,部分达6层以上。主要集中在村庄居民点中,整体布局较为密集。商业建筑主要分布在孙坂南路南北两侧,建筑层数以1~2层为主。传统民居、宗祠、民间信仰建筑层数以1~2层为主,总量较少,散状分布在村庄中(见图3)。村庄主要居民点建筑层数较高,建筑密度高,周边厂房层数较低,布局零散。村落的建筑主要包括村庄宗祠祖庙、民间信仰建筑、传统民居、部分公共建筑,集中展现了村庄的历史文化及传统风貌(见图4)。

### 2.2 村庄面临的主要问题

#### 2.2.1 村庄边界——发展被束缚

2000年以来,厦门市启动了集美大学城建设工程项目,历经18年,占地面积31.32km<sup>2</sup>,建成了集文化和教育于一体的教育强区。师生人数已近20万人,

带动了集美商业、文化、休闲娱乐的开发建设。然而,位于大学城中间的港头村,却长期固守自我的保护边界,被动地接受外在变化带来的冲击,未能采取有效的措施与城市发展积极对接。在城市化的浪潮下,耕地也在不断减少,其转型速度显得缓慢而又被动。

#### 2.2.2 村庄结点——标识消失

通济宫位于村庄的南侧,地处区域空间的高点,是村庄重要节点。20世纪初,村庄的东南侧为古渡口,与英埭头相连,河流交错,是一个天然的滨水景观。从通济宫高处向四周望去,是良田千亩、水系纵横的田园滨水风光。闽南乡村的村庙是村民信仰的核心,通济宫的位置是村庄重要的信仰节点,是村民精神趋向的载体。另外,村庄的宗祠位于村庄的中心位置,是村民们祭拜祖辈的重要场所,承载着子孙对祖辈的敬意和怀念,是村庄亲情血脉的重要空间载体<sup>[5]</sup>。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厦门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城市道路不断扩展,集美区孙坂南路的建设把村庄一分为二,破坏了村庄的整体性。21世纪初,集美区大学城的建设让村庄的发展又迎来了新的机遇,村民的土地被大学城规划征迁,仅剩少量的耕地也作为集体用地出租。村民的就业紧紧围绕着大学城相关的业态进行,大量的学生和外来务工人员需要住宿,村庄自建住宅进入野蛮增长阶段,原有的河渠和池塘被填埋,现代化的村宅建筑不断建立起来,通济宫和宗祠在村庄空间中的地位逐渐削弱乃至被人遗忘。

#### 2.2.3 村庄中心——血缘关系淡化

费孝通先生曾指出:“血缘是稳定的力量,在稳定



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sup>[6]</sup>。”港头村属于颜姓村,后期虽有外来姓氏迁入,其中以颜姓户数最多,至今仍保留有两座颜家宗祠。由于颜家宗祠位于村庄交通的中心位置,门口广场用地宽敞,曾经是宗祠聚会、节日活动、休憩的中心场所。村民的集会场所除了宗祠外,还有通济宫,是村民信仰祈福的地方。

村庄发展初期,村民过着淳朴的农耕生活,形成朴实的精神追求。随着村民生活水平不断地提高,以及外界商业氛围的冲击,村民的心态变得浮躁。宗祠已不再是当年的亲情归属,甚至被新一代年轻人遗忘。从宗祠地位的变化看出血缘关系在村民的意识里已经逐渐淡化,这将导致村庄内部社会环境不稳定。

#### 2.2.4 村庄结构——空间挤压

村庄的结构往往通过街巷及环境空间形成,港头村是由一条村庄主干道串联的住宅群体,是村民生活出行和生产活动的线性公共空间。一直以来,村宅庭院与道路关系都遵循这种营造法则,道路和宅间空间宽度都得到了保存和延续。

自20世纪以来,港头村周边用地均出租作为仓库用地,密集的厂房隔断了村庄与外部环境的融合、拓展,致使村庄的内部空间遭到不断地挤压和变形。部分村民在原来的宅间空间进行违规建设,街巷被翻盖或新建的民宅恣意侵占,垃圾满街道,公共空间环境也被随意破坏,不断挤压着村庄空间的原型,破坏村庄结构关系。

### 3 港头村空间修复动力机制

#### 3.1 大学城建设的推动

集美大学城于2003年开始建设,目前已有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厦门校区、厦门理工学院等十余所高校。港头村被几个大学环绕,南临厦门软件学院和厦门工学院,北接厦门理工学院。随着各高校的入住,师生近20万人,这不仅带来人口数量的剧增,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对当地居民的素质产生了影响。学生的增加也刺激了消费,各种商业业态在不断地拓展和蔓延,部分学生长期居住在村里,高校教师在村庄里开设工作室,甚至参与村庄的商业投资和环境建设,为港头村空间修复提供了外部动力。

#### 3.2 交通和商业服务的拉动

在城市建设过程中,集美区主干道孙坂南路建成后为港头村带来了发展的契机。由于交通的便利性和生活成本较低,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口,他们依托交通和建材市场的发展优势,沿孙坂南路两侧开设各种五金和建材店。而这些只是沿街店面带来的改变,真正使村庄内部产生变化的还是2010年厦门北站的开通,从开始的日均游客量几万到目前超过十万的日均游客量,为车站周边的业态发展带来极大地冲击,特别是住宿行业。附近村庄陆续开起各类民宿,港头村就有一些村民自发开设民宿,由于民宿的建设既要保证建筑室内环境的整洁,更要让村内环境更加整洁和

美观,因此村庄公共空间的修复是人心所向。

#### 3.3 村民主动发展意识的带动

大学城的建设和外来环境的冲击,给村民带来商业利益的同时,也促使部分村民去思考更多的东西,从而唤醒了村民主动建设村庄的意识。由村民代表颜钰鹏发起的港头萤火虫公益图书馆就是典型的案例,专门在村内为孩子们设立了公益图书馆供其读书和交流,这种方式备受外界媒体关注,乃至央视也对其进行报道。这种效应引发村内民众的共鸣,产生自主建设家园的自豪感;部分村民自主整理门前庭院,更有部分村民愿意将自己的地块捐助出来作为公益图书馆后期扩建用房和其他公益事业用途等。与此同时,在村民代表的发起下,村民自觉捐助港头村首届文化节。村民主动发展和共享意识的觉醒为村庄空间的修复和转型提供了内在动力(见图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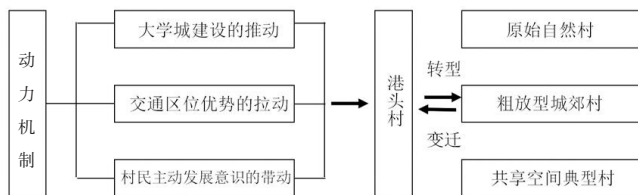


图5 空间修复动力机制(图片来源:作者自绘)

### 4 村庄空间修复方式研究

#### 4.1 引入“共享精神”

“共享精神”其实并不是近几年才有的词汇,在人类发展的初期,村落的村民为共同抵御外来的野兽和其他族类入侵,共同分享食物、美酒和土地,这其实就是“共享精神”的最初始阶段——物质共享。两千多年前孔子就提倡“共享精神”,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并将毕生所学传授于学生、君主和世人,是意识形态共享的典型。20世纪50年代,日本开始进行大范围的乡村建设,其中以古川町居民为主,采取全民自主建设方式,居民全程参与河道治理、传统建筑保护和街区公共空间的改善,这是“共享精神”在村庄建设中的重要体现。港头村在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粗放式发展之后,村庄环境卫生差、违规搭建严重、亲族关系和信仰淡化、传统建筑正在消失,因此在村庄空间的修复中急需引入“共享精神”,采取从抵触到共享,形成共建意识,构建文化共享和推进空间共享等方式,循序渐进达到空间修复目的<sup>[7]</sup>。

#### 4.2 空间的修复方式

##### 4.2.1 村庄边界——从抵触到共享

在人均耕地不断减少的趋势下,港头村已经不能满足土地规模化经营的条件,应紧随城镇化发展的趋势,突破长期封闭边界的僵局,积极寻求周边高校的合作,在村庄文化建设上与学校相关专业合作,建立文化教育基地。这种方式既可以让学生在实践中得到锻炼,也能促进校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鼓励高校教

